

幸福的家

我已经六十多岁,肢体二级残废,母亲年过百岁,行动迟缓,儿子又患有精神疾病,家庭重担几乎全压在妻子身上。我们靠几亩地维持生活,但我们家人之间相互关照,日子过得倒也快乐。

妻子对母亲特别关爱,常做母亲爱吃的饭菜,每晚给母亲洗脚、换洗衣服,时不时陪母亲去邻居家串门、说话。

妻子算得上家庭的顶梁柱,每逢农忙季节,母亲在家摸索着做饭,妻子领着我和儿子在地里艰难地做农活。今年秋季,我家又遇到了难上加难的事。

收花生时,妻子不慎从花生垛上摔下,腰椎骨折,需住院治疗。收割花生的事被乡亲们帮忙完成,且又种上了小麦,全家人松了口气。正逢阴雨连绵天气,到处湿滑,我拄着拐杖,每天去拿处方、拿药,盯着妻子挂吊针。儿子辨别事物能力差,只能在病床前时时发呆,默默地等候着妈妈。

一日,走路艰难的我一手拄拐,一手拿着药瓶,不小心滑倒了,药瓶摔出老远,药水流了一地。病友们赶紧将我扶起,我满脸无奈,泪水慢慢流出来。有人帮我擦着身上的泥,劝我不要难过。这时医生也前来劝说,让我坚强,说药医院无偿再给,我深受感动。这件事我没让病床

上的妻子知道,不然她会难过。

为了节省住院的钱,妻子每天挂完吊针,我把她拉回家吃饭、休息。

到家后,母亲想给她儿媳妇弄点好吃的,问:“打碗鸡蛋汤?”儿媳妇点头啦,老婆婆就在灯光下摆弄起来。“喝着对胃,又咸又香。”妻子赞道。其实汤里没放盐,剩下碗底儿我喝了才知道不咸。“有味道吗?”我问妻子。妻子随即摆手阻止我说话,唯恐母亲听到了难过。

吃过饭婆媳俩说了很长时间的话,老人家有点耳聋,声音很大:“儿媳妇啊,从你进了咱家的门,我把你当成亲闺女看待。你也好,我们对脾气,咱俩相互照应着,我喜欢哪!”这时灯泡闪了几下,好像告诉婆媳,它在耐心地听。

母亲唠叨着,妻子听着眼泪不住地流。

百岁的老母亲精神有限,说着话直打盹儿,很快趴在妻子的床前睡着了,儿子赶紧给他奶奶盖上了大棉袄。

我和妻子、儿子继续说话,谈过去的酸甜苦辣,谈现在的幸福生活,说以后的美好前景。说话间,他们三人看到老人在睡梦中嘴角微微上扬。

(贾国正 淮阳县冯塘乡)



母 爱

母爱是平凡的、伟大的、无私的。

我晚上查寝时突然听到了小狗的声音,循声找去,发现在一旮旯处有一老狗领着一只小狗,小狗正趴在妈妈的怀里,噙着乳头吮吸着,嘴里还发出叽叽声。多温馨的一幕啊!借着手电筒的光,我看到小狗的毛像是白色的。怕再打扰了它们母子间的亲密,我就退回来了。

两天后的一个中午,我又到了那里。狗妈妈外出觅食了,只剩下狗宝宝蜷着身子在睡觉。我把它拿了起来,仔细看看,哦,原来是只杂色毛的小狗,说它白,不是纯白,还有些发黄。不小了,能喂活了,不如把它拿走。

狗妈妈回来后,发现自己的儿子不见了,到处乱跑,闻闻这儿嗅嗅那儿,走走停停,寻找儿子的下落。后来竟找到了我藏小狗的地方,在那里仔细闻了起来,确定小狗的具体位置,再也不肯离开。撵它不走,竟然卧到了那个地方,好像一离开又怕失去了似的。无奈,我把小狗拿了

出来,让它们母子见上一面。

狗妈妈看到了自己的宝宝,急忙跑过去,绕着它转了一圈,闻了又闻,见没什么意外,就卧下让小狗吃奶。狗宝宝仍叽叽地吃着唱着。狗妈妈也抚摸着自己的孩子,在它身上舔了一通,并且用一条腿搂着小狗,生怕再从眼前消失,那亲密劲儿简直无法形容。就这样,我让它们又相处了几天,亲热了几天。

我决定把小狗带回家,让它离开自己的母亲,可是又觉得不忍心。唉,还是再观察几天吧,看看有什么情况。我把小狗换了个地方,重新又藏了起来,并且藏到了一个较隐蔽的地方,估计狗妈妈再难找到。狗妈妈又像上次那样不停地寻找,可是怎样也找不到。最后,它跑累了,就又回到上次见到小狗的地方,白天卧那儿,晚上也卧那儿。喂它食不吃,送到嘴边,闻也不闻。过了几天,还是如此,看样子要搞绝食。失掉儿子是多么痛苦啊!看到这一幕,我改变了初衷,决定不再把小狗带走了,放它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,让它们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。狗妈妈在前边走,狗宝宝在后边追,它们一起吃喝,一起玩耍。多快活呀!

这就是母爱,无私、伟大的母爱!动物是这样,何况人呢!

(王在亮 太康县清集二中)

雪

纷纷扬扬的雪在人们的期盼中翩然而至。

漫天飞舞的雪花如同快乐的天使,扫走我心中的阴霾。

生命中总有一种情感是没缘由的,就像对雪的喜欢。

这种喜欢,不是心血来潮,而是从骨子里迸发出来的。或许冥冥之中,我与雪注定要缠绵一辈子。我出生于漫天飘雪季,名字里带“雪”,与亲爱的他,相识于雪飞时,又在飘飘洒洒的白色中嫁给了他,就连儿子出生,雪也喜滋滋地悄然来道贺。有时,甚至突发奇想:我是不是雪遗落在世间的女儿,要不然,为何我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它都盛装出席?

喜欢雪,喜欢它的纯,它的净,它的飘逸与安然。

喜欢它轻轻飘落在我掌心的感觉,凉凉的,柔柔的,酥酥的。

喜欢看它们在空中飘飘洒洒的样子,舞着,跳着,唱着,婀娜的身姿如一幅优美的画卷。

喜欢在厚厚的雪地里走来走去,听脚下咯吱咯吱的声响,如一曲动听的歌。

每到冬天,我就兴奋得想发疯,我知道我在等什么盼什么,像怀春的少女期待梦想中的恋人出现一样。

记得小时候,雪是冬天的常客,而且一下就是鹅毛大雪。往往,一觉醒来,睁开眼,满屋亮亮的。推开门,铺天盖地的白映入眼帘,满世界都是雪白雪白的,真真一个晶莹剔透、银装素裹。凡尘世界的一切污浊和不堪全都被一片无垠的洁净覆盖住了。那雪,足够厚,足够多,一脚踩下去,没了鞋,掩了裤脚。哗哗啦啦的雪粒子钻进鞋里,跑入了裤腿里,惹得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乱喊乱叫。不过,这声音里透着喜,透着乐,透着掩饰不住的激动。

于是,世界喧闹起来了。

雪地里的快乐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你抓一把洁白塞进我的脖子,我扔一个雪球砸在你的头上,他又偷偷地把雪填进口中,顿时,阵阵带着快意的尖叫在四周弥散开来。女孩子们心灵手巧,手中的铁锹铲一铲,堆一堆,拍一拍,去一去,于是,一个个形象逼真的雪人悄然出世。然后,爱美的人儿又从家里拿出自己的小帽子给它悄悄带上,红白相间,那雪人更美了,有了灵气有了魂。

雪地里的快乐一直持续着,传染着,蔓延着……它是童年最美的回忆。

时光的流逝虽然带走了以往的纯真和快乐,但带不走我对雪的喜爱。

(倪雪萍 郸城县实验中学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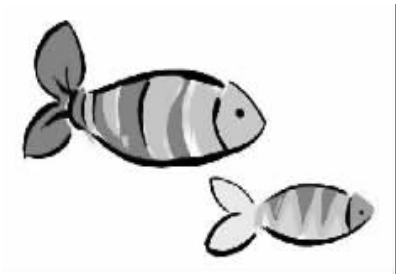
家有小鱼

我家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鱼缸,爸爸主要用它来养水景。他用沉木搭建了一个龙的造型,并种植了许多水草,整个鱼缸看起来郁郁葱葱,不过我最喜欢的的是在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们。

我家养的鱼种类不是很多,养的最多的是一种红色和蓝色相间、浑身亮光的宝莲灯,有三百五十九条,这种鱼很小,它们喜欢群游,每次都是一大群一起游,游到这头又转身游到对面,场景很是壮观。

另外一种鱼叫黄金大鱈,它是清道夫鱼的一种,有金色的,也有黑色的,它的头上长满了小触角,最奇怪的是它的嘴巴像个大吸盘,长在头和身体底部衔接的地方,以便于它牢牢地吸附在鱼缸或沉木上。其实,它吸附在鱼缸或沉木表面,不停用嘴吸呀吸地往前移动,就是在清理一些细微的附着物,这些附着物就是它的食物。

有一次,两只黄金大鱈不知为什么争斗在了一起,它们俩互相用自己的吸盘大嘴去叮咬对方头顶上的触角,它们身上的鱼鳞在争斗中都竖了起来,身体内也都像充满了血丝似的隐约发红。它们争来斗去,鱼缸底部



的沙子都像沙尘暴一样浮在水中,四周的宝莲灯被吓得纷纷逃窜,四周的水草也随之摇晃。忽然,有一只黄金大鱈头顶上的触角被另一只吸住了,咬出了血,它受了伤,落荒而逃。

我喜欢观察我家的鱼缸,静静地看鱼缸里的水草发出了嫩芽,慢慢长大;静静地看一群一群宝莲灯游来游去,还有黄金大鱈用它的吸盘大嘴清理鱼缸。鱼和人一样,都需要一个绿色的、和平的世界!

(勘珈铭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: zkwbbxzs@163.com, 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